

略论辽代契丹髡发的样式

李 薨

(上海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上海市 200051)

关键词: 契丹 髡发 编年 特征 定型

KEY WORDS: Khitan Kunfa Chronology Characteristic Style

ABSTRACT: Kunfa is a Chinese term referring to certain kinds of hairstyles characterized by shaving-off parts of hair while leaving other parts. Much information related to Khitan (qidan) people's *Kunfa* hairstyle can be identified in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 the Liao Dynasty, especially in mural paintings from burial chambe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ategorize *Kunfa* based on two standards: 1) which part of hair was shaved-off and 2) how large this part was shaved-off. Then the categories are going to be juxtaposed with the chronology of burial data in order to generalize the basic development of *Kunfa* hairstyles.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various types of *Kunfa* were inherently related and could be further arranged in their chronological order.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Kunfa* were solidified around the coronation of Emperor Shengzong of Liao (Yelü Longxu) and became distinctive with the diagnostic of "tuō qī liáng mào" (long hair falling down from both sides of temples)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式有披发、辮发和髡发等。其中东胡族系多髡发,例如乌桓和契丹。契丹建国前的髡发样式,尚无从所知,因而目前相关讨论基本为辽代契丹的发式。迄今为止,研究成果颇多,涉及髡发习俗、渊源和发式等。目前基本认为契丹人的髡发习俗继承其先源民族乌桓和鲜卑^[1],但样式已多变。田广林将辽代契丹男、女、童的髡发样式进行了详细分类,随后王青煜在其著作中也列出二十余种契丹发式^[2]。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辽代契丹髡发的研究似可更为精进,尤其是其样式的发展和变化。本文即在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一探究。

有关契丹髡发样式的文献甚少,均出自宋人著录。北宋天禧五年宋绶使辽,其描述契丹官员毡冠“额后垂金花织成带,中贮发一总。”^[3]具体的记载见于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其人剪发,妥其两髦”^[4]。从中分析,大致可得出两点信息:一为契丹人剪去部分头发后,还留有两辮垂下;二是可能有额顶留发一撮的发式。而更直观、明确的样式则须进一步借助实物和图像资料。前者中仅豪欠营女尸和温多尔敖瑞山男尸发型保存较为完好。图像资料则以俑像最佳,可全方位观察,可惜目前出土髡发人物俑寥寥。所幸墓室壁画留存丰富,虽是二

维图像,但常有正、侧、背多面描绘。谓此,文中分类定型的依据,以出土人物和俑像为先,而以大量壁画资料为主,三者比照观察。

一、辽代契丹髡发样式的分类

《说文·髡部》载:“髡,剃也。”^[5]本文即按照剃发的多少和部位,将辽代契丹人的髡发分为以下六种类型:

1. A型:髡去额顶延至后脑发,但并未髡净,有发茬,近颈部又蓄短发。宝山 M1 中男性侍从大都为此种发式。发掘报告中称其为齐耳短发,王青煜注意到壁画所绘人物发型耳上一周向额内凹陷,若为长发下披且无绳捆绑则无法致此,故推测额顶应剪得极短,近颈部又蓄发^[6]。笔者同意其观点。

A1式:额前有一排刘海,额部前侧留发延至两鬓各成一撮置于耳前,长度及唇。宝山 M1 中的大部分侍从以及床金沟 M5 天井东壁南部仪仗车輿左侧第一位侍从的发型,基本可以归入此式,只是在刘海及鬓发的多少上有些微差异(图一,1)。

A2式:额前少量刘海或无刘海,鬓发自然下垂。吐尔基山出土彩棺左侧门吏和床金沟 M5



图一

1. 宝山 M1 侍从 2. 床金沟 M5 门吏 3. 宝山 M1 侍从 4. 陈国公主墓侍从

天井南墙外壁左侧门吏即为此式(图一,2)。

2. B 型:髻去所有头发,但并未髻净,满头短发茬,耳际有鬓发。根据鬓发的区别,又可以分为二种式样。

B1 式:鬓发较自然。宝山 M1 西侧室西壁第三位侍从、吐尔基山彩棺右侧门吏以及库伦 M1 墓道南壁《归来图》所绘一席地而坐的男子都留此发型(图一,3)。此发型也见于女性,例如翁牛特旗广德公墓出土木棺正面小门抱镜侍女。

B2 式:鬓发应经过修剃,呈细长的发缕垂下。北票季杖子墓的仪卫和男侍、陈国公主以及巴林右旗罕大坝“回纥国信使”墓门内外侍从的发型属此类(图一,4)。

3. C 型:额前一排刘海,两耳上方各有一缕长发垂下,垂发有时抵于耳后。目前所见主要有五种式样。

C1 式:除额前刘海及两耳旁的垂发,余发全部髻去。该式见于韩匡嗣墓出土男俑,壁画中也常出现,如解放营子、库伦 M4、耿延毅 M2、庆东陵等(图二,1)。

C2 式:留发和髻发的部位同 C1 式,只是将两耳上方垂下的长发拢至脑后结辫成团状,如敖汉旗喇嘛沟墓室西壁备猎图中的抱琴男子(图二,2)。

C3 式:额前刘海,两耳上方垂下的长发至脑后编辫,余发髻净。此发式仅见于喇嘛沟墓室东南壁《烹饪图》中一侍者。其发辫垂于前额,应是弯腰劳作所致(图二,3)。

C4 式:除额前刘海及两耳旁的垂发外,颅顶或颅后留长发结辫垂下,余发髻净。如羊山 M1 墓室西壁和西南壁《奏乐图》和《茶道图》中的男子发式(图二,4)。此式中的颅后留发在 D、E 两型中也有,可能即是宋绶所记“贮发一总”。

C5 式:留发和髻发的部位同 C1 式,将耳前垂下的长发挽起梳成双垂髻。该式为女子独有,仅

见于巴林左旗哈拉哈达官太沟壁画所绘侍女。双垂髻是唐代侍女的常见发型,此可看作是契丹人将髻发和汉人女子发型结合的一个实例(图二,5)。

4. D 型:额前至颅侧留发,颅顶全部髻去或部分髻去,后脑发髻净。由于颅侧垂发,因此垂发一般都在耳后,有时也将其中部分放于耳前。可以分为三种式样。

D1 式:额前至颅侧留发成两缕抵于耳后垂下。前额留发根部修剪整齐或留少量刘海。北京昌平陈庄辽墓出土男俑即为此式。此外,也可见于库伦 M1、山咀子 M3 及庆陵陪葬陵壁画(图三,1)。

D2 式:额前及颅侧留发如 D1 式样。颅顶正中留少量发梳成一立辫或盘成发髻,用布帛扎系,余发髻去。这种发型男女兼有,例如敖汉旗下湾子 M5 墓室西南壁进饮图中男子,北京昌平陈庄辽墓出土的女子陶俑(图三,2)。类似的还有河北宣化 M5(张世古墓)后室西南壁备茶图中捧唾盂的侍女发型。

D3 式:额前及颅侧留发。颅顶留发一缕,以发带结扎成辫垂于脑后,和颅侧留发拢成一束后垂下,余发髻去。宣化辽墓 M10(张匡正墓)前室东壁备茶图中一双手作取物状的男子即为此种发式(图三,3)。

5. E 型:以额正中为对称点,两侧各留一缕长发,留发根部修剪齐整。这和 D 型看上去相似度较高,常会引起混淆。但细致观察会发现,这种发型额两侧的垂发基本在耳前,不似 D 型服帖地垂于耳后。目前所见主要有五种式样。

E1 式:两侧各留一缕长发,并在额中相接,相接处修剪成尖角状,两缕头发有的自然下垂,有的抵于耳后,余发髻去。这种发型和 C1 式一样,很常见。例如库伦 M1、2、庆东陵、康营子、滴水壶、羊山 M1、肖义和朝阳水泉 M2 等墓中都可以见到(图三,4)。



图二

1. 喇嘛沟臂鹰男子 2. 喇嘛沟抱琴男子 3. 喇嘛沟烹饪男子 4. 羊山 M1 奏乐男子 5. 官太沟侍女



图三

1. 库伦 M1 墓道北壁男子 2. 昌平陈庄辽墓女俑 3. 宣化 M10 备茶图中男子 4. 康营子墓侍者 5. 白音敖包墓侍者

E2 式:额前两侧各留一络长发,其修剪形状与 E1 同,但并不在额中相接。见于白音敖包墓东耳室烹饪图中的男子(图三,5)。

E3 式:与 E2 相似,但两络长发并不垂下,而是从耳上绕到脑后顶上交叉固定,这种形象仅见于羊山 M3 天井西壁烹饪图中的男子。该男子口咬刀柄,撸起袖管,准备烹饪(图四,1)。此式可能是为了便于劳作,并非固定常见发型。

E4 式:额前修剪如 E1 式样,两耳上方垂下的长发拢至脑后结辮成团状,余发髡净。目前仅见于河北涿鹿墓室东壁下层散乐宴饮中的几位髡发人物(图四,2)。

E5 式:额前修剪如 E1 式样,脑后留一络头发下垂,余发髡去。例如库伦 M2 天井北壁的男性侍者(图四,3)。

6. F 型:头颅两侧各留一络长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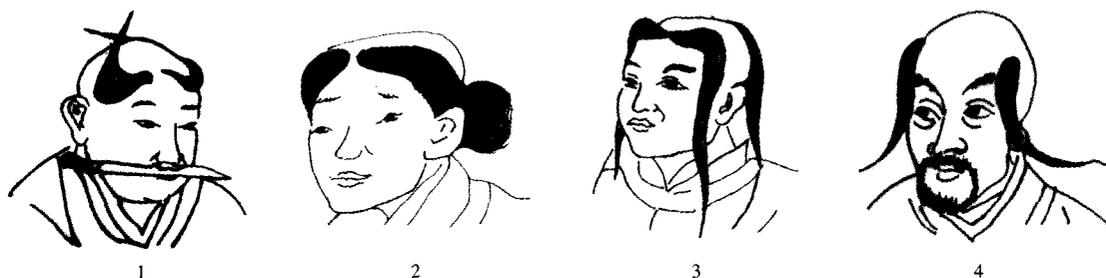
F1 式:前额两侧各留一络长发,留发根部修剪形状不同。康营子、北三家 M1、阜新萧和、唐家杖子、解放营子、库伦 M1、大营子 M2 等墓中均有发现(图四,4)。

F2 式:将颅两侧所留长发拢至脑后,分三股编成发辮下垂。这种式样见于温多尔敖瑞山辽墓男主人(图五,1)。

二、辽代契丹髡发样式的编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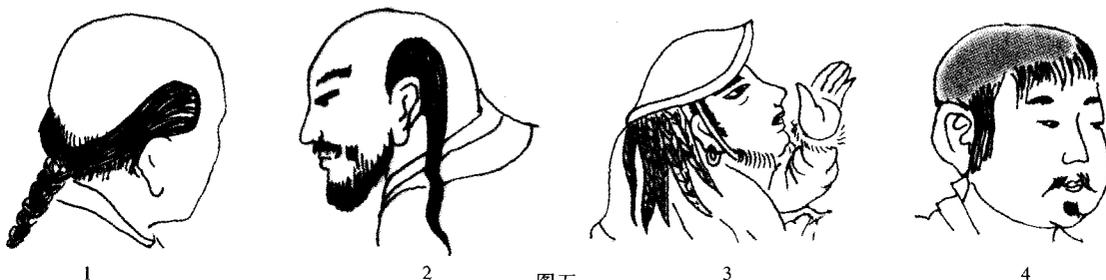
以上所列契丹的髡发样式均出自墓葬,主要见于壁画、彩棺和出土俑像。这些墓葬中有些伴有年代确切的墓志或其他有纪年的遗物,为我们了解契丹髡发样式的编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按照时间顺序将墓葬及其中出现的髡发样式对应排列如表一。另外,还有部分墓葬无纪年。在其发掘报告中,考古学家一般会根据墓室、葬具以及出土器物的形制,判断墓葬的相对年代,虽然可能会有些微误差,但结合表一来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此,将这些墓葬及对应发式归入表二^[7]。

从表格统计看,A 型不属常见发型,仅在一些早期墓葬中出现。其中有明确纪年,且最具代表性的墓葬是宝山 M1,墓中除一位侍从外,余众髡发皆为 A1 式。最晚的是被断代为早期向中期过渡的床金沟 M5,但其墓中仅见两例,可见彼时 A 型发式已非主流。相较于 A 型,B 型出现的频率稍高,主要集中在早期和中期偏早的墓葬,目前所见共 8 座。B1 式早期即有,而 B2 式则到中期初始才出现。辽代晚期墓葬库伦 M1 中也出现了 B1 和 B2 式,但仅各一次。我们基本可将 B



图四

1. 羊山 M3 侍者 2. 涿鹿墓宴饮人物 3. 库伦 M2 侍者 4. 北三家 M1 牵马者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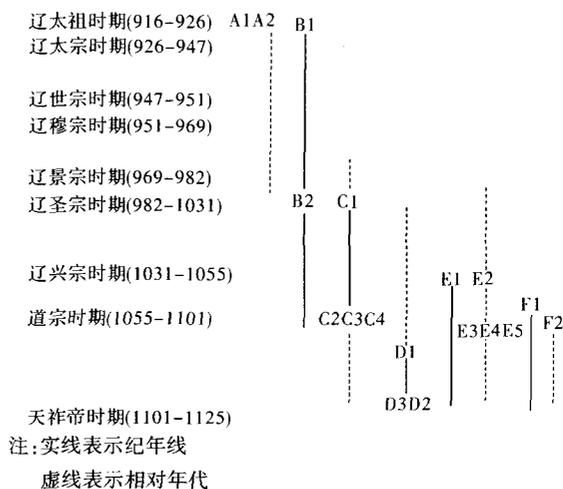
1. 温多尔敦瑞山辽墓男主人发式 2. 《卓歇图卷》人物 3. 二仙庙乐舞石刻中击掌者 4. 韩国嗣墓侍者

型归入早期至中期的发型。

C、D、E、F 型均为契丹墓室壁画中的常见发型,以其亚型的第一式出现最多,为契丹髻发的基本发式。其余皆在其上变化而来,或将颅前侧垂下的头发向后拢起,或在颅顶留一小撮头发束扎等。C 型贯穿于整个辽代。韩国嗣墓为有纪年之最早墓葬,属中期偏早。床金沟 M5 中大部分髻发形式也为 C1 式。表二中的早期墓葬大同机车厂墓中虽已出现 C1 式,但仅有一例,因此其出现时间以定在早期至中期为妥。C 型集中出现于中期墓葬,萧和墓(1045)是有纪年之最晚墓葬。晚期也有一二,均为无纪年墓,例如喇嘛沟和羊山 M1。

D 型最早出现在库伦 M1 中,已属辽代晚期。表二显示山咀子 M3 中也出现此式,但考古报告对墓葬属辽代中期的推测也持怀疑态度。最晚的墓葬为宣化 M5,已近辽代灭亡。基本而言,D 型可能在辽代中期已经出现,此后一直沿用,直至辽末。E 型和 F 型的初次出现都已属中期偏晚,E 型最早见于庆东陵(1031),F 型最早见于萧和墓(1045),而到晚期开始频繁出现。因此,D、E、F 型都属于中期至晚期的发型。

通过上述分析,各型髻发的起讫年代已大致明确。为了醒目起见,将其汇总如下,以明次序。



三、辽代契丹髻发样式的特征及其定型

究竟何为契丹发型的识别性特征?对此的深刻理解有助于解决髻发族属的问题,尤其是同时期生活地域、习俗相近的民族。例如契丹和女真的髻发,虽研究成果颇丰,但其之间的差异仍存在异议。有学者以髻发的部位作为依据,由此判断《卓歇图卷》(图五,2)和南宋《文姬归汉图》中之发式皆取自女真^[8]。众多考古资料显示,女真发式的特点之一确为削去前半部位头发(包括额发),留颅后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脑后发均保留,并编结成辫^[9],而非《卓歇图卷》等卷

轴画中耳后留两辂之样式。发辂数量也非仅一根或两根,山西高平李门村二仙庙金人乐舞石刻中,就可见束三根及五根发辂者(图五,3)^[10]。

综观上文所列各种髡发,虽样式各异,但有其共性所在。除 B1 式外,所有发式头颅两侧都对称留有撮头发,位置基本位于头颅前侧方,可垂于耳前、耳后,或是耳前后各有一部分,有的自然垂下,有的束扎。沈括“其人剪发,妥其两髻”的描述可谓精简概括了契丹发式最明显之特征。曾有学者将契丹髡发分为两个大类 12 种式样^[11],但究其第二个大类,即脑后束一根发辂的式样,实仍是在“妥其两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如此看来,《卓歇图卷》等卷轴画中的髡发样式更近契丹。

表一

序号	墓名	纪年	髡发发型
1	宝山 M1	923	A1 式、B1 式
2	白音罕山韩国嗣墓	985 - 993	C1 式
3	罕大坝回纥国信使	1005	B2 式
4	陈国公主墓	1018	B2 式
5	耿延毅夫妇墓	1020	C1 式
6	庆东陵	1031	C1 式、E1 式
7	萧和墓 M4	1045	C1 式、F1 式
8	库伦 M1	1080	D1 式、E1 式、F1 式、B1 式、B2 式
9	庆陵陪葬陵 I	1087	D1 式
10	宣化 M10	1093	D3 式
11	宣化 M7	1093	E1 式
12	羊山 M2	1099	F1 式
13	庆陵陪葬陵 II	1110	D1 式
14	宣化 M4	1111	E1 式、D1 式
15	肖义墓	1112	F1 式
16	宣化 M5	1117	D2 式

将颅部前侧留发延至两髻各成一撮置于耳前,这是辽代早期契丹人就有的发型,例如宝山 M1 中出现的 A1 式,但显然这并不是当时契丹发型的识别性特征,同时存在的 A2 式和 B1 式都为自然的髡发。作为早中期的代表性发型,其共同的特征并非长髡,而是髡发区域未剃净的发茬。

情况从辽代中期初始,或者说是辽圣宗即位前后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对“妥其两髻”的重视,画匠们已然将这一特征作为契丹发型区别于其他民族髡发的识别符号。其次,壁画中对于髡发区域的表现,已变成淡墨色渲染或者留白,拉开了与留发区域的层次。值得关注的是 B2 式以

及床金沟 M5 中的 C1 式,其应为契丹早期髡发形式和定型时期之间的过渡。B2 式虽满头短发茬,但鬓角已刻意留出两辂细发。床金沟 M5 中同时出现了 A1、A2 和 C1 三种发型,其中后者占主导。此墓中的 C1 式已初具雏形,前额一排刘海并留长髡,余发髡去,但髡发区域仍呈黑色。再看中期初始的韩国嗣墓,墓壁所绘人物额前刘海稀疏,髡发较短,虽和中晚期出现的 C1 式稍有不同,但髡发位置已用淡墨色渲染(图五,4),契丹髡发样式基本定型。此后,无论式样如何变化,图像中的契丹髡发都为对称留有撮长发,脑后或余发全部髡净。

表二

序号	墓名	纪年	髡发发型
1	吐尔基山墓	早期	A2 式
2	大同机车厂墓	早期	C1 式
3	广德公墓	早期	B1 式
4	床金沟 M5	早期 - 中期	A1 式、A2 式、C1 式
5	敖汉旗娘娘庙墓	中期以前	B2 式
6	康营子墓	中期	E1 式、F1 式
7	敖汉旗七家 M1	中期	C1 式
8	山咀子 M3	中期?	D1 式
9	白音敖包墓	中期?	E2 式
10	库伦 M4	中期?	C1 式
11	木头营子 M1	中期?(早于库伦 M1)	F1 式
12	唐家杖子	中期	F1 式
13	浩特花墓 M1	中期(圣宗时期)	B2 式
14	北票季杖子	中期(1008 - 兴宗时期)	B2 式
15	滴水壶墓	中期以后	E1 式
16	下湾子 M5	中期至晚期	D2 式
17	解放营子墓	中期后至道宗(1055 - 1101)初年	C1 式、F1 式
18	北三家 M1	晚期?(中期以后)	F1 式
19	北三家 M3	晚期(中期以后)	F1 式
20	白塔子墓	晚期偏早(1081 之前)	F1 式
21	库伦 M2	晚期	E1、F1 式、E5
22	库伦 M7	晚期	F1 式
23	温多尔敖瑞山	晚期	F2 式
24	敖汉旗喇嘛沟墓	晚期	C1 式、C2 式、C3 式、E5
25	大营子 M2	晚期(上限为大安八年 1092)	F1 式
26	羊山 M1	晚期	C4、E1 式
27	羊山 M3	晚期	E3 式
28	北京昌平陈庄	晚期(不早于天庆九年 1119)	D1 式、D2 式
29	河北涿鹿	晚期?	E4 式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将本文研究结果总结如下。第一,辽代契丹髻发之形式有差异,按照剃发的多少和部位可分成六种类型,其下又各有亚型若干。第二,这种差异和类型,有着发展上的相关性,可以作出编年体的表述。A型仅在早期墓葬中出现,B型基本可归入早期至中期。C型集中出现在中期墓葬,晚期仅见一二例。D、E、F型则都属于辽代中期至晚期的发型。这些发展规律,可为今后辽代契丹墓葬年代的判定提供一定的依据。第三,“妥其两髻”是辽代契丹髻发的识别性特征,其定型基本在辽圣宗即位前后。

- [1] a. 李逸友. 契丹的髻发习俗——从豪尔营辽墓契丹女尸的发式谈起[J]. 文物,1983(9):15-17. b. 张国庆. 辽代契丹人的髻发习俗考述[J]. 民俗研究,1995(1):67-68.
- [2] a. 田广林. 契丹髻发礼俗述略[J]. 北方文物,1998(4). b.

(上接23页)

3. 对于桥陵陪葬墓的数量、分布以及墓园的规模、结构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以前调查、发掘过的惠庄太子墓、惠陵陵园也有新的发现。桥陵陪葬墓均分布在陵园东南方的平坦原野,较为分散,似无明显规律,但发现埋葬的时间较早的几座均在偏南位置,如惠庄太子墓、惠文太子墓、李思训墓、郾国公主墓等;较晚的位于偏北、偏东的位置,如惠宣太子墓、金仙公主墓、代国公主墓等。经勘探,平面布局 and 结构可分为五种不同形制:第一,规模较大,周有围墙,四角有角阙,南门外有一对门阙,神道南端有乳台阙,这种形制的只有一座,即让皇帝李宪的惠陵。第二,周有围墙,四角有角阙,围墙外有围沟,南门外有一对门阙,这种形制也只有一座,即惠庄太子墓。第三,周有围沟,围沟内没有发现围墙,四角有角阙,南门外一对门阙。这种形制的最多,有王贤妃墓、惠文太子墓、代国公主墓、凉国公主墓、郾国公主墓、金仙公主墓、M3。第四,四角有角阙,无围墙和围沟,南门外一对门阙,这种形制仅有M2一座。第五,仅有围沟,无围墙、角阙、南门外阙,这种形制的

王青煜. 辽代服饰[M]. 辽宁: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129-140.

- [3] 贾敬颜. 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 北京:中华书局,2004:119.
- [4] 同[3]:125.
- [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28.
- [6] 同[2]:133.
- [7] 表中的相对年代均根据各墓葬发掘报告。关于辽代墓葬的分期,学术界一般以景宗以前为早期(916~982年),圣宗至兴宗时期定为中期(983~1055年),道宗至天祚帝时期定为晚期(1055~1125年)。本文按此分法。
- [8] 余辉. 金代人马画考略及其它——民族学、民俗学和类型学在古画鉴定中的作用[J]. 美术研究,1990(4):30-31.
- [9] a. 邓荣臻. 女真发辫式管窥[J]. 北方文物,1987(4):73. b. 高春明. 中国服饰名物考[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75.
- [10] 景李虎,王福才,延保全. 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J]. 文物,1991(12):38.
- [11] 同[2]a:39-42.

(责任编辑 朱艳玲)

有两座,即云麾将军墓、M1。

考古领队:张建新

考古调查:张博 田有钱 张建新

颜泽余 张蕊侠 胡春勃

绘图:张蕊侠 胡春勃

执笔:张建新 张博

- [1] 旧唐书:睿宗本纪(第7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62.
- [2] 雒忠如等. 唐桥陵调查简报[J]. 文物,1966(1).
- [3] 王世和,楼宇栋. 唐桥陵勘察记[J]. 考古与文物,1980(4).
- [4] 刘庆柱,李毓芳. 陕西唐陵调查报告[C]//考古编辑部编. 考古学集刊(5).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16-263.
- [5] 美茵兹罗马一日耳曼中央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唐睿宗桥陵[M]. 达尔马斯德特,2002.
- [6]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惠庄太子李暉墓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b.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唐李宪墓发掘报告[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 [7] 唐会要(第2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0:415页.

(责任编辑 朱艳玲)